

性情教授吴宓从不避讳自己的单相思

6

大师风采

为清华聘来著名的“四大导师”

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,在陕西泾阳县一家医院,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,拖着一条跛腿,带着一双失明的眼睛,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程。他去世时,全部积蓄只有“枕头下的七分硬币”,他就是民国时期曾执教过东南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燕京大学、武汉大学等诸多名校、大名鼎鼎的“部聘教授”吴宓。

吴宓,原名陀曼,字雨僧。一八九四年出生于陕西泾阳世家,童年时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。少年即受到清初关中学者李因笃等人朴实刚健学风的影响,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功底。一九一一年二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,从此开始六年清华生活。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,毕业生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。一九一七年九月,吴宓赴美留学,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文学专科,主攻英国文学;一九一八年八月,哈佛留学生梅光迪来访,两人一见如故,成为密友。在梅的鼓动下,吴宓同年九月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,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白璧德教授,主攻欧美文学。

一九二一年五月,毕业前夕,吴宓接到先期回国的梅光迪的来信,要他辞去北京高师的聘约,到东南大学一边教书,一边共同创办《学衡》杂志,并希望他来当杂志的总编辑。于是,吴宓决定提前回国。

吴宓到东大后,任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,讲授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。他也是第一个把“比较文学”概念介绍到国内的人,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,

因此吴宓被视为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者。

一九二四年七月,因杂志主要创办人和支持者刘伯明溘然病逝,梅光迪去美国哈佛大学执教,友人星散,吴宓遂辞去教职。八月就聘沈阳东北大学英语系,一九二四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任东北大学外文系教授。

一九二五年,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。同年二月,吴宓被聘为清华外文系教授,吴宓当时住在清华工字厅的“藤影荷声之馆”。曹云祥校长请吴负责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筹备工作,按照哈佛模式制订学生培养计划。吴宓在清华期间被后人称道的一项主要工作,就是替清华国学院聘请了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个国内一流的学者,也就是世人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。

与清华闹翻和钱钟书有关

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,一九四二年八月,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,与陈寅恪(历史)、汤用彤(哲学)同时获得“部聘教授”殊荣,后又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。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。能与他所敬仰的陈、汤二人一起获此殊荣,吴宓感到十分光荣,所以虽然有人建议他拒绝这一荣誉,但他还是接受了。

一九四四年秋,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,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,据说多少与钱钟书有关。有一种说法,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,当年吴宓曾让钱

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,还亲自辅导他外语,后钱考入清华。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,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:“才情学识谁兼具?新旧中西子竟通。大器能成由早慧,人谋有补赖天工。源深顾(亭林)赵(瓠北)传家业,气胜苏(东坡)黄(山谷)振国风。悲剧终场吾事了,交期两世许心同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吴宓对钱钟书的学识是十分赏识的,钱学成归国时,吴宓与清华说好,拟聘请他为清华外文系教授,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。可钱到联大时,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,年轻气盛的钟书自然很是不快,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,甚至怪罪吴宓,并发泄到小说《围城》中。

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,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。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的矛盾,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,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。

第一次婚姻完全是自由恋爱

谈到吴宓,不能不谈到他与毛彦文的爱情。这件事或许更能反映吴宓的性格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自哈佛回国,吴宓办《学衡》,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,主持清华国学院,执教多所名校,在文坛和学术圈子里拥有显赫的名声。但最令吴宓出名和为人谈论最多的,并不是他的学术成就,而是他与毛彦文的恋爱。吴与毛彦文的恋情,他从不回避,甚至在课堂上与学生公开谈论,并写进自己的诗中,一时惊世骇俗,成为一段历史佳话。

吴宓的双重性格在他的婚姻爱情生活中反映得非常充分。吴宓的第一次婚姻完全是自由恋爱式的。

一九一八年十一月,清华留美学生陈烈勛把自己姐姐陈心一介绍给吴宓。陈心一也是大学毕业,接受过良好教育,曾听陈烈勳谈起过吴宓,又看过吴宓在清华周刊等杂志上发表的诗文及照片,对吴宓很崇拜,自然表示愿意。

非常有戏剧性的是,在吴宓与陈心一的婚姻中,毛彦文当初还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。其实在认识陈心一之前,吴宓已经认识了毛彦文,虽然没有见面,但对她的一切却十分熟悉。当时吴宓有个大学同班同学朱君毅,两人同桌六年,后一同到美国,关系非浅。吴人哈佛,朱人霍普金斯大学,后去哥伦比亚大学。毛彦文是朱的表妹,从小寄养在朱家,青梅竹马,经常给朱写信,而朱对吴并不保密,常把毛的来信给吴看,因此吴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孩毛彦文印象极深。一九一八年初夏,毛从浙江吴兴湖郡女校肄业,吴在朱的信中附了一封信,请她为他考察一下陈心一,陈恰好是毛彦文一个女同学的姐姐。毛考察后回信说:“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,陈女士似很适当,如果想要善交际、会英语的时髦女子,则应另行选择。”

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这封内容翔实的考察信似乎并未引起吴宓的重视,吴宓回信说:“我之婚事,俟回国后方能决定。”但不久,吴、陈宣告越洋订婚。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,二人在上海正式结婚,婚后生有三女。

一辈子也没追到心爱的女人

朱君毅与表妹毛彦文的恋情却突然生变。一九二四年回国后,朱君毅移情别恋,爱上江苏汇文中学一个女生,要与毛解除婚约。朱、毛分手,对毛是一个打击,却给了吴宓一个机会,让吴宓重新看到了希望。这个意外事件对吴宓的离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加速了吴宓离婚的进程。几年的婚姻生活,吴宓渐渐感到陈心一虽然是个好主妇,却不是他理想的伴侣,不能满足他精神上的需求,而毛才是他理想中的恋爱对象。他甚至专门为毛彦文取名海伦,以示对她的眷念。在吴、毛关系中,显然是吴先爱上了毛,或者说很长时间是吴对毛的单相思。

一九二八年,吴宓与陈心一离婚。离婚后,吴宓并未真正与夫人分离,只是一居西郊,一居城内,每月领到薪水后,亲自回家把生活费交给夫人,然后立即回校。

虽然吴宓拼命爱毛,而毛似乎对吴宓并没有太多的感情,或者说并未失去理智。她知道吴宓不过把她理想化了,所以她并没有接受吴宓的示爱,最终却嫁给了比她大许多的熊希龄。这让吴宓一时十分失望。毛与熊结婚时曾邀请吴宓参加婚礼,吴宓以编诗话为由谢绝了,赋诗道:“渐能至理窥人天,离合悲欢各有缘。侍女吹笙引凤去,花开花落自年年。”

毛彦文结婚仅三年,熊希龄就因脑溢血突发病逝。虽然吴与毛后来并没有走到一起,但吴宓对毛的感情却始终不渝。《诗集》中题下不少未注姓名的情诗,都是为毛彦文而写的。吴宓曾在诗中写道:“吴宓苦恋毛彦文,三洲人士共知闻。”



汪修荣著
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余人,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。作者从独特的视角,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,表现他们鲜明的个性。如辜鸿铭的怪癖、吴宓的浪漫、章太炎的疯……同时,作者还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、苏雪林与鲁迅,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、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感情纠葛,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。

上期回顾

章太炎早年热心革命,曾怒怼清廷,被捕入狱。袁世凯窃取革命后,章太炎心灰意冷,转而从事学术研究,然而,还是被袁世凯软禁。章太炎40岁才娶了太太,他不善理财,家中一切都由太太做主。他本人,甚至出了家门就会找不到回来的路。

张幼林把《柳鹑图》当了银子拿去救狱友

4

民国往事

张幼林偷了家里的画

张幼林在院子里东张西望了一番后,鬼鬼祟祟地溜进了母亲的卧室。张幼林翻箱倒柜,找到装书画的樟木盒子打开,他把两个卷轴打开铺在桌子上,比较了一下,他犹豫着先是拿起《西陵圣母帖》,想想又放下,然后下了决心,将《柳鹑图》卷起,用一块包袱皮裹好,把《西陵圣母帖》放回柜子里,提着包袱匆匆离去。

他心里有个想法,想把原来在牢房里认识的西北侠士,也是个马帮的头领,名叫霍震西的,花银子给救出来。

张幼林来到了琉璃厂往南不远处的虎坊桥,走进了以典当古玩字画闻名的恒泰当铺。他踮起脚将包袱扔到高高的柜台上:“给我当个满儿!”

张幼林拿着两千两银票就直奔霍震西说过的盛昌杂货铺,他把银票往桌上一拍:“马掌柜,银子我筹来了,下一步怎么办,您多帮忙,我只要霍大叔早点儿出来。”

张幼林干的事情,很快被他母亲发现了。母亲生气地将他赶出家门,张幼林只得暂时在秋月家里借宿。

这天,庄虎臣在店里忙完,感到身心疲惫,正要坐在椅子上闭会儿眼睛,张幼林来了。张幼林开门见山:“庄掌柜,在店里学徒是个什么待遇?”

庄虎臣和张幼林虽然只见过一面,但对这位少东家的所作所为还是有所耳闻,他谨慎地回答:“学徒期间管吃住,每月两吊零用钱,三年出师就是正式伙计,工钱另谈。”

“庄掌柜,我也想在店里学徒。”张幼林觉得在秋月家

借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这是他为自己想出的新主意。

庄虎臣听罢大惊失色:“幼林少爷,您怎么……想起这么一出?”

张幼林也不掩饰:“您不是也听说了吗?我妈把我撵出来了,我琢磨着,总得找个干活儿的地方养活自己,与其到别的铺子里学徒,不如在荣宝斋干。”

“幼林少爷,您的事我听说了。”庄虎臣给张幼林倒了碗茶,借这个工夫在心里琢磨了一下措辞,他说:“您也别太把它当真,东家那是在气头上,天下哪有当妈的真不要儿子的?那不是话赶话顶在那儿了吗?少爷,您听我的,回家给您妈认错,这事儿就过去了,您的身份是荣宝斋的少东家,真要是来当学徒,那不让人笑掉大牙?”

“庄掌柜,算我求您了,我给您跪下。”张幼林还真跪下了。庄虎臣慌忙去扶:“哎哟,别这样,少爷,这我可担当不起。”张幼林扬起脸看着他:“那您答应我,不然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!”“行行行!我答应你,你先起来,咱好商量……”

张幼林就在荣宝斋当起了伙计。也就是这个时候,林满江病了,庄虎臣请了太医院的名医李德立来诊病,李太医号过脉,就实话实说了,林满江得的是不治之症,日子不多了。

秋月抵押自己借了两千两银子

盛昌杂货铺里,马掌柜正在柜台后面打算盘,张幼林走了进来,马掌柜赶紧起身迎上去:“哟,幼林少爷,您坐,您坐,伙计,上茶!”张幼林摆摆手:“您别忙乎,我呆不住,马上就走,我就是想问问,霍大叔

的案子怎么样了?”马掌柜滔滔不绝:“嗨,多亏您送了银子来,不然霍爷这次麻烦大啦,弄不好就判个监候斩,通匪的罪过可不小,不死也得扒层皮啊。您放心,银子我已经送到管事的人手里,刑部衙门也开了堂,主审的堂官拿了咱的银子,当然得替霍爷说话,再加上项文川请的几个证人说得前言不搭后语,主审堂官当场认定这案子证据不足,要重新审理。”

“既然知道证据不足,那为什么不把霍大叔给放了?”“哪儿这么容易?这又不是一个人说了算,得上上下下把银子都使到了才行。”“那霍大叔要什么时候才能出来?”眼瞧着离赎当的日子越来越近了,张幼林心里开始着急了。

马掌柜想了想:“这可不好说,要是快,也许就这两天;要是慢,再有两三个月也不够,幼林少爷,这事儿可是急不得。”

出了盛昌杂货铺,张幼林遇到了秋月。秋月打算帮帮张幼林。

为了帮张幼林把《柳鹑图》赎回来,秋月向伊万借了两千两银子,下的注是,如果到期银子还不上,她就归伊万。

恒泰当铺的老板想吞了《柳鹑图》

拿到银票之后,秋月和张幼林直接去了恒泰当铺。刚一迈进当铺的大门,站在高柜台后面的掌柜孙伯年一眼就认出了张幼林,他装作不认识。孙伯年装模作样看了一会当票,然后把当票推了出来:“对不住您,这张当票过期了,您来晚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?过期了?今天是五月初五日,是我赎当的最后一天,当票上写得明明白白。”张幼林把赎当的日期指给孙伯

年看,孙伯年瞥了张幼林一眼:“没错,今天是五月初五日,可您再仔细看看这当票,这是两个月前,也就是三月初五那天中午十一点开的当票,看见没有?这儿写着钟点呢,您再瞅瞅,现在在几点了?都快一点了,也就是说,赎当期已经过去两个钟点了,您的典当物现在归鄙典当行所有了。”

张幼林的脸立刻就涨红了:“不对,当时你并没有向我讲明,必须是十一日之前赎当。”“这位小爷,我怎么会没说呢?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啊,嘴上说清楚还不算,当票上也要白纸黑字写清楚,这么说吧,该说的我说了,该写的我也写了,您若是再有什么不满意,咱咱们只好到衙门里去说理了。”

孙伯年的这番话激怒了张幼林,他大吼起来:“你是个骗子,我看你就是想吞了我的《柳鹑图》,今天你老老实实把画儿给我拿出来,咱们万事皆休,不然的话,我砸了你这狗屁当铺!”

孙伯年的脸色骤变:“你要这么说不讲理了,要砸铺子你随便,我去报官就是了,跟你这么说吧,有这白黑字当票,这场官司打到哪儿我都奉陪到底。”秋月赶紧走上前来:“掌柜的,您消消气,我弟弟年轻不懂事,我替他向您赔不是,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”

“还是这位小姐明事理,有话可以好好说嘛,该讲理咱讲理,可你不能张嘴就骂人呀,我这铺子开了也有几十年了,咱生意人讲究的是诚信二字,街坊四邻也是有口皆碑的,好嘛,这位小爷张嘴就说我是骗子,有这么说话的么?”孙伯年避开了正题。

秋月看出来,孙伯年是

不打算拿出《柳鹑图》了,她想再试一试,就诚恳地说:“掌柜的,这幅《柳鹑图》是我们家的传家之物,对我们很重要,要是从我们手里流出,真是上对不起祖宗,下对不起子孙,您看,这件事咱们是不是再商量一下?”

“小姐,不是我驳您的面子,这事儿,真的没商量,这是行里的规矩,我就是想帮您也没辙。”孙伯年做出爱莫能助的样子。

霍震西出狱后找到了张幼林

到了秋月家门口,张幼林搀扶着秋月从马车上下来,他突然看见霍震西端端正正地盘腿坐在台阶上,正在闭目养神。张幼林兴奋地上去:“霍大叔,您出来啦?”霍震西睁开眼睛,冷冷地看着他:“幼林啊,告诉我,这两千两银子是从哪里搞到的?”

“大叔,您就别问了,这是我自己的事,重要的是这些银子派上了用场,您出来了。”

霍震西站起身:“不行,你得跟我说清楚,这笔银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?我和你说,做人要有规矩,不管有多大难处,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干。”张幼林拉着霍震西的胳膊:“大叔,您放心,一会儿我跟您详细说。”霍震西看了秋月一眼:“这位小姐是……”

“这是我秋月姐,我们两家是世交,现在我暂住在秋月姐这儿。”

秋月向霍震西行礼:“霍大叔,常听我幼林弟弟提起您,谢谢您在牢里照顾他。”“哪里是我照顾他?明明是他照顾我呀,如果不是幼林帮忙,我怕是到现在还在牢里呢。”“大叔,咱们进屋说吧!”张幼林搀扶着秋月,三人走进了院子。



都梁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小说讲述北京琉璃厂百年老字号荣宝斋兴衰史,向读者呈现了荣宝斋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小说中的历史不仅是荣宝斋的兴衰史,也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掠影和写照;纪实与传奇间,还糅进了大量关于笔墨纸砚、字画古玩的文化常识;老北京颇有讲究的吃喝玩乐、民俗俚趣自然是俯拾皆是。

上期回顾

张仰山死后,松竹斋的日子也不好过了。不久,松竹斋宣布破产关了门,而在不远处,一家叫荣宝斋的店铺却开张了。也就是这段时间,张幼林被人陷害蹲了一回大牢,已经出来了。出来没多久,他就自己家里遇上了秋月,原来秋月居然是郑元培的孙女。